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草莽芳华

独霸江湖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8
(3)

云中岳武侠精品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八章	绝处巧援	(697)
第三十九章	旗鼓相当	(716)
第四十章	卷土重来	(735)
第四十一章	鬼女巫妖	(754)
第四十二章	巫去僧来	(777)
第四十三章	积重难返	(793)
第四十四章	妖巫毒室	(812)
第四十五章	箫音断魂	(831)
第四十六章	毁箫赠箫	(850)
第四十七章	何以家为	(869)
第四十八章	旅途风波	(888)
第四十九章	磁州风雨	(907)
第五十章	孤星暴日	(927)
第五十一章	抢亲拒亲	(946)
第五十二章	疑冢惩凶	(965)
第五十三章	进堡在望	(985)
第五十四章	劳而无功	(1005)
第五十五章	皆大欢喜	(1025)

第三十八章 绝处巧援

近午时分，唐柱国偕同出山虎，气呼呼地冲进程二的大厅，把门的一个小伙子挡也挡不住。

“快叫程二来见我。”唐柱国抓住小伙子怪叫。声落将人向里一推，小伙子几乎摔倒。

程二闻声出堂，咳了一声说：“咦！柱国兄，干吗生那么大的气？”

两人傲慢的坐下，唐柱国冷笑一声道：“程老二，叫赵钱来当面谈。”

“赵兄不在，你……”

“他不在，那就惟你是问。”

程二坐下，从容不迫地说：“他不在，兄弟也做得了三分主。你老兄声势汹汹，登门问罪，到底为了何事。”

“哼！你不是明知故问吗？有关姓盛的事，为何今早尚无消息？”

“消息是有了，只是尚未派人通知你老兄而已。”

“结果如何？”

“没办成，昨晚上去了三个人！不幸失手栽了。”

“这是什么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赵兄确是尽了心力。这件事，请不必操之过急，目下赵兄

已亲自前往召请高手，下次保证决不辱命。”

“再等多久？”唐柱国大声问，盛气凌人。

“多则三天，少则两日……”

“好啊！说得真妙，三天，你们的事大概已经办妥了，拍拍腿走路，在下的事，岂不两头落空？”唐柱国拍案怒声说。

程二摇头苦笑，叹口气说：“柱国兄，请体恤赵兄的困难……”

“他有困难，我难道没有？”

“话不是这样说……”

“住口！约定的事，岂能变卦？分明是你们未尽心力，派三个饭桶敷衍了事，用的是缓兵之计……”

程二脸色一变，微愠地说：“柱国兄，你说话要有分寸。”

“怎么？你不愿意？”

“赵兄不是不守信的人，已经答应替你办妥……”

“但显然并未办妥，姓盛的目下不但逍遥自在，今早甚至侵入本府，在舍下寄刀示警，你是这样办事的？”

“柱国兄，下次……”

“哼！没那么便宜事。俗语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你连这点规矩……”

“柱国兄，你们答应的三百两银子，似乎并未送来，谁得了你的钱财了？”

“事办妥，三百两银子分文不少。”出山虎说。

“江湖上没有这个规矩……”

唐柱国猛然站起，冷笑道：“好，这件事咱们不谈了。”

“那你……”

“你们的事，也休想如意，咱们派人守住郭府，也钉住你老兄，守候着郝寡妇，美人计休想如意。在下已派人在至府城的路

上等候，那叫李起风的人并不难找。”唐柱国一字一吐地说。

程二的脸上难看已极，不悦地说：“阁下，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吗？”

“你不必替在下担心，担心你自己好了。告辞。”

“柱国兄……”

“咱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何必……”

“哼！咱们走着瞧。”唐柱国沉声说，作势举步。

后堂转出一个中年大汉，冷哼一声向程二说：“程兄，别留他，叫他走。”

唐柱国不真想走，只是正主儿赵钱不在，平时吃定了程二，借机摆摆威风而已。没料到弄巧成拙，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阻止程二挽留，闹僵啦！

“你是谁？”唐杜国恼羞成怒地问。

中年人一步步走近，冷笑道：“我是谁与你无关。阁下，你走不走？”

“你……”

“滚！”中年人大吼。

唐柱国惊得连退三步，低声下气地问：“你……尊……尊驾是……是不是赵兄的朋……朋友？”

“你真不走，大爷叫你爬出去。”中年人厉声说。

唐柱国前倨后恭，自取其辱，闹了个灰头土脸，羞愤难受，出山虎更是难受，忍不了羞辱，怒火上冲，吼道：“好小子，你敢撒野？大爷……”

人影一闪即至，“啪”一声脆响，耳光声暴响中，出山虎摔倒在地。

中年人再奔向唐柱国，唐柱国扭头便跑，光棍不吃眼前亏，

三十六着走为上计。但跑不了，后领一紧，被人揪住了。

“放手！”门外有人冷叱。

中年人闻声放手，欠身道：“五哥，这姓唐的小子可恶……”

“我知道，待我问问他。”

唐柱国惊魂初定，抬头一看，怔住了。是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其貌不扬，身材单瘦，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有权威的人。

“你两人先坐下。”中年人踏入厅堂说。

唐柱国与刚爬起，左颊渐泛乌青的出山虎，畏畏缩缩地乖乖坐下状极可怜。

瘦小中年人从容坐下，问：“唐柱国你为何而来？”

“为……为昨晚的事……”唐柱国畏怯地说。

“昨晚咱们低估了对方，失手了。”

“在下前来向赵兄讨信息，尊驾……”

“我姓周，行五，可以代表赵兄弟答复你。”

“周兄……”

“你不能只顾你自己，不谅解别人的困难。三天之内，周某给你满意的答复。”

“可是……三天之内，你们的事已经办妥……”

“咱们自然给你有个交代。”

“可是……”

“你到底想怎样？”周五的态度强硬了。

“我想，最……最好是连萧老狗……一并除去，斩草除根。”唐柱国又转恶毒的念头。

周五勃然变色，挥手道：“你们走吧，以后再说。”

唐柱国扭头便走，在门口扭头说：“明日午前在下要明确的答复，不然将会有人后悔，不信咱们走着瞧。”

两人到了街口，出山虎有点不安地说：“大柱子哥，咱们逼

得太急，恐怕……”

“哼！”唐柱国重重地哼了一声，颇为自信地说：“这种小土匪我见太多了。如不逼得紧，他们不会尽力的，你愈逼得紧，他们愈害怕。”

“万一逼急了，狗急跳墙……”

“万一他们拒绝了，就按照咱们的办法办事。再就是你去找一些与衙门有往来的朋友，先透露一些口风，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他们如敢拒绝，不但他们在城里的事办不成，而且贼窝子也将保不住。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就这么办，坐等好消息。”

“好吧，我去与陈秃商量商量，他与张巡检交情不错，这件事可委托他办理。”出山虎说。

周五送走了唐柱国与出山虎，向中年人说：“这姓唐的混账透顶，竟敢摆出无赖汉泼皮手段胁迫咱们，罪该万死。贤弟，你去好好准备。”

中年人摇头道：“是的，这家伙大概昏了头啦！五哥，我看，这件事得慎重处理，以免上面怪罪下来。”

周五冷冷一笑，阴森森地说：“当然，咱们得慎重处理，小不忍则乱大谋，目前不宜与这些泼皮计较。今晚请老常前往柏谷乡走走，看姓盛的能否打发掉。”

“唐柱国不仅是要胜盛的命，狮子大开口要收拾萧宗慈……”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愚兄要你先行准备应变。”

“是，小弟这就前往准备。”

“叫弟兄们小心些，如非必要，不可利用城里的人，那些痞棍与唐家有些交情，胳膊肘往里弯，血比水浓，尤其是南门一带的人最不可靠。”

“小弟理会得，相信不会再出纰漏。”

暗潮激荡，各有打算。

三更天，三个夜行人重临萧宅。这三个人轻功奇佳，不像昨晚那三个仁兄偷偷摸摸，根本不理睬犬吠，飞檐走壁直入西跨院，像三只大雁，无声无息地飘落天井中，为首的人抖手发出一枚小石，“啪”一声击在窗棱上，低叫道：“姓盛的，出来说话。”

开门处，盛永达穿了黑劲装，腰扣长鞭，缓步踱入天井，抱拳施礼问：“在下盛永达，朋友，有何见教？”

“在下姓常，名清，字五湖。”

“常兄，久仰久仰。”

“盛兄听说过常某这号人物吗？”常五湖冷冷地问。

“抱歉，盛某不是此地人，而且极少在外闯荡，无缘结识中州的豪杰。”

“在下的匪号是追魂燕，曾经在北方……”

“哦！原来是曾在京师保定府大茂山安窑立寨，曾经与振远镖局李总镖头决斗三次的常当家的，失敬失敬。”

追魂燕哼了一声，说：“你并不是不曾闯过道的人。”

“在下不是说过极少在外闯荡吗？极少并不是没有，对吧？”

“常某三次决斗李总镖头，留下三处剑疤，因此不再呆在北方。”

“常兄很够道义。”

“当然常某认栽，挑得起放得下。说吧，你知道常某的来意吗？”

“钟不撞不响，鼓不打不鸣；请教。”

“小事一件，请你离开嵩县。”

“抱歉，碍难从命。”

“你比李总镖头如何？”

“没印证过。”

追魂燕哼了一声说：“你的口气不小。”

“好说好说。”

三进院内的二楼上，突传来一阵悦耳低柔的箫声。追魂燕一怔，问：“弄箫人中气充沛，箫音绵绵不绝，那是什么人？”

“那是宗老的千金。”

“是武林人吗？”

“放心啦！在下不会找人相助的。”

“这是说，你比李总镖头高明？”

“你这人怎么啦？在下不是已表明了吗？我与李总镖头并未印证过，当然不知孰优孰劣了。”

“好吧，不说题外活。你不肯离开嵩县？”

“对，在下已经表明了。”

追魂燕伸手拔剑道：“那么，在下只好领教高明了。”

盛永达摇手道：“在此惊扰宗公的家小，阁下不感到不便吗？走吧，咱们村外比划比划。”

“好，走！”盛永达已经知道对方的底细，自然有把握。

不久，他一身汗水退回，刚跳下天井，暗影中突传出沥沥驾车声：“盛大哥，你可无恙？”

他拱手欠身恭敬地说：“回二小姐的话，在下幸未受伤。”

二小姐珮芝出现在月洞门，星光下，可看出她的身材轮廓，绿衣绿裙，梳三丫髻，十三四岁的少女，发育尚未完成，但身材已比十六七岁的人要高，显得修长俏丽。

她手中握了一支箫，盈盈走近长叹一声问：“盛大哥，又是什么人？”

“仍然是唐聚请来的人。”

“我是说，这些人的身份……”

“还不是一些地痞泼皮。夜已深，二小姐请回内院安歇。”

“盛大哥，辛苦你了。”

二小姐，这是在下的本分。”

“不，这……长此以往，真不堪设想。”

“二小姐，只有釜底抽薪，方能……”

“不，家父说过，不能再到唐聚了，万一闹出人命，那就不可收拾了。”

“可是……”

“盛大哥，你知道家父的为人。知法犯法……”

“二小姐，好吧，今晚在下不去唐聚报复。请小姐速回，说不定贼人去而复来，惊扰小姐，在下罪大了。”盛永达急急地说。昨晚他至唐聚留刀示警，萧宗慈已经知道了。

送走了二小姐，他忧心忡忡，担上了无穷心事。对方已请来绿林大盗下手，决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委实难以照顾萧家一门老少的安全。他愈想愈心焦，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点起灯，开始修书，次日一早，他在书房请见萧宗慈，并唤来一名健仆，向萧宗慈说：“宗老，目下风声紧急，小侄想请您老人家至河南府暂避一些时日，希望您老人家立即动身。”

萧宗慈摇头苦笑道：“贤侄，你错了，唐聚的人，要对付的人不是我一个人，而是要对付整个柏谷乡。即使我走了，他们也不会罢手的。我在此，他们尚有所顾忌，我一走，他们更能为所欲为了。”

“你老人家可知事态的严重程度吗？”

萧宗慈笑道：“当然，我并非全然无知。他们要收买全县地痞歹徒来对付我，但这些人不是亡命之徒，都知道只想将我吓走，不敢放胆胡来，万一我有了三长两短，不但他们要受到可怕

的惩罚，连知县大人也将丧失前程，知县大人肯轻易饶了他们？你放心啦！让他们闹一闹，不久便会知难而退了，他们吓不走我的。”

盛永达本想将实情说出，却又怕萧宗慈一家老少担心，不便将对方找强盗出头的事陈明。好在他早知无法劝使萧宗慈离开，只好说：“那么，请您老人家准小侄请人来帮忙，小侄一个人，委实无法应付。”

“你……你要找什么人？你在此人地生疏……”

“家父有一个好友，住南阳府。”

“他是……”

“他是南阳府的名武师，所住的白云山庄，在江湖上颇为有名。复姓仲孙，名广。小侄这次追随您老人家返乡，临行家父曾经嘱咐，如果有困难需要援手，可请仲孙大爷相助。”

“哦！这里到南阳远得很，要走十天半月……”

“小侄不能离开，因此请忠二哥跑一趟。”他一面说，一面将书信取出交与健仆萧忠。

“也好。不过，仲孙广如果肯来的话，那也是日后的事了，届时唐家恐怕已放手啦！”

“唐聚是不会放手的……”

“你叫萧忠跑一趟也好！”

“小侄遵命。”他行礼告退，拉了萧忠到了住处，取出五十两银子交给萧忠，神色凛然地说：“忠二哥，请记住，你这次南阳府之行，关乎老爷一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务必小心。”

萧忠神色肃穆地说：“盛爷，小的将尽全力。务必将书信送到。但不知南阳府白云山庄在何处，又如何找法？”

“我也不知白云山庄在何处，只知在南阳北面不远，南阳无人不知，你可以找人问问。”

“是的。何时动身?”

“你立即动身，只带一套衣服更换便可。无论如何，你必须全力飞赶，愈快愈好，救兵如救火，你明白吗?”

“是的，小的这就准备动身。”

已牌左右，两名皂衣人到了北门郭大爷的府第前，跨上石阶，里面转出年约半百的门子郭乙，哈腰作揖笑问：“张爷李爷，请里面坐……”

张爷鼻孔里哼了一声，挥手说：“不必客气了，快往里通报。”

“家老爷不在，两位……”

“不错，郭大爷已到河南府去了，咱们要见程二，不要说他不在。”

“这……”

两人不客气的排开门子入室，往客室里闯，说：“快叫他们出来，不然咱们可要往大厅闯啦!”

门子郭乙只好先奉上两杯茶，恭谨地说：“两位爷请小坐片刻，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愈快愈好，咱们的事忙着呢。”

不久，程二匆匆入室，抱拳含笑问好：“咦！两位大驾光临，稀客稀客，近来好吧?”

张爷大咧咧地安坐椅内，淡淡一笑道：“托福，咱们都好。程二，攀上了高枝儿啦！恭喜恭喜。听口气好像是此地的主人呢，郭大爷好吗?”

“张爷取笑了。兄弟在郭府上帮闲……”

“哦！不是主人？郭大爷不知得了你老兄多少好处，大概不少吧?”

程二的神色不再恭顺，冷冷一笑道：“至于到底有多少好处，

两位消息灵通，何不去向郭大爷打听？两位今天光临，是为此而来的？抱歉，恐怕两位要失望。”

张爷推椅而起，冷笑道：“咱们公务在身，不想与你多费口舌，张某特地前来知会阁下一声，谁要利用土匪强盗在本府惹事招非，遂行什么阴谋诡计，趁早打消这见不得人的鬼主意。你程二不是糊涂虫，当然明白我的意思。”

李爷也冷笑道：“程二兄，目下已是满城风雨，衙门里说闲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老兄不给咱们找麻烦，咱们承担不起这种风险。记住！咱们已经警告过你了。”

两人拂袖出室，扬长而去。程二目送两人出门，自语道：“姓唐的这宗棋够狠的，他在逼咱们走极端。”

近午时分，唐柱国终于得到消息，今晚萧宗慈家中将出血案。程二代表他的朋友，给唐柱国有力的保证。

这家伙鬼迷心窍，欢天喜地返回唐聚，当晚置酒欢饮，坐等好消息。

三更初，八名穿夜行衣的人，包围了萧家。

厅堂中，萧宗慈兄弟俩，正与盛永达闲话家常。珮芝姑娘带了一名仆妇，也在厅中相陪。

犬吠声传到，盛永达脸上一变，匆匆地说：“天色不早，小侄告辞，两位伯父也请早些安顿了，二小姐……”

萧宗慈淡淡一笑，抢着说：“贤侄，可是犬吠声有异？”

“这……”

“让他们来吧，我要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人？”

“不！他们……”盛永达惶急地叫。

“贤侄，这件事该由我亲自应付，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萧宗慈泰然地说。

盛永达心里叫苦，惶然道：“如果来人不顾江湖道义，而今

诸位有所闪失差地，小侄罪孽深重……”

“呵呵！放心啦！据我所知，盗亦有道……”

话未完，厅门无声自开，黑影急闯而入。

盛永达撒鞭在手，沉叱道：“站住！盛某人还你们公道。”

进来了三个人。为首的贼人脸白如纸，身材高瘦，像个久不见天日的古墓僵尸，手中的长剑冷电耀目。第二人虬须戟立，暴眼大鼻，健壮得像头大牯牛，背上系了一把沉重的鬼头刀，双手叉腰，像一头猛虎般踞门而立，长相极为唬人。第三位短小精悍，握了一把盘龙护手钩。

盛永达看清了对方的相貌和对方慑人的气魄，心中发冷，暗暗叫苦。

僵尸般的贼人轻蔑地瞥了盛永达一眼，冷笑道：“老夫以为你是个三头六臂的护法伽蓝，原来却是这种乳毛未干的货色，你就是萧家的护院盛永达？”

盛永达大声说：“萧老是在下的父执，盛某不是护院保镖。”

萧宗慈离座拱手，笑道：“诸位夤夜光临，萧某……”

“住口！狗官，没有人愿听你的官腔，你给我乖乖地在一旁等死。”

虬须大汉怪叫声如打雷。

盛永达沉声道：“萧老伯曾两任知县，清廉正直，勤政爱民，两县百姓有口皆碑，恶贼你敢出口伤人？”

虬须大汉举步逼近，却被贼首摇手相阻，说：“姓盛的，咱们不是来讲道理的，清官也好，贪官也罢，反正今晚咱们奉命行事，你们都得死。”

盛永达冷笑道：“诸位是不是自命英雄好汉，抑或是自认下三滥的刺客？”

“哈哈！咱们什么都不是，只要你们的命。”贼首大笑着说。

“盛某……”

贼首突然双手齐扬，暗器破空而飞，银芒似电，六枚亮银镖同时射出。

双方相距仅丈余，事先一无警告，二无预兆，想躲闪谈何容易？盛永达骤不及防，百忙中卷在手中的长鞭急抖“啪啪啪”击落了射胸腹的四枚亮银镖，一枚射中左臂，一枚射中右大腿。他大吼一声，长鞭凶猛地全力抖出，行雷霆一击。

贼首向侧急闪，虬须贼抢进伸手一抄，便抓住了抽来的长鞭。喝声一撒手！”

“砰！”盛永达摔倒在地，被贼首闪出一脚踏住了。

“住手！”珮芝姑娘叱喝。

贼首一怔，讶然道：“咦！你这小姑娘胆气可不小。”

珮芝粉脸苍白，沉声道：“你们是被唐聚那些恶贼所收买的人吗？”

“小姑娘，你问不出什么话来的。”

“你们到底想怎样？”

“姑娘你定是萧宗慈的次女，咱们已打听清楚了。”

“不错。你们……”

“在下奉命杀你萧家一门老少，以及姓盛的小辈。”

“我全家都在此，里面还有几位老仆……”

“咱们不杀奴仆。”

“那位盛大哥不是萧家的人……”

“他与奴仆不同。”贼首沉声说。

姑娘的目光，落在已惊软了的乃父乃叔身上，长叹一声道：“看来，即使向你们哀求……”

“哀求也没有用，在下给你们全尸。”

姑娘将跪伏在墙根下发抖的仆妇扶起，凄然地说：“奶娘，

他们不杀你，不要怕。”

奶娘趴伏在地，泣不成声地说：“二小姐，天……天可怜见……”

“奶娘，天不会可怜弱小的人。我死后，你必须将我房中姐姐遗留下来的妆盒，留交天磊哥。我相信他会再来看望我们的，姐姐的遗物你要亲自交给他。”姑娘强忍酸楚说，说完，泪下数行。

“小姐，多年来，杜哥儿音讯毫无……”

虬须贼突然暴眼生光，突然问：“且慢！小姑娘，你所说的天磊哥，是不是姓杜？”

姑娘惨然道：“是的，他是家姐的爱侣，家姐已过世……”

“他是不是叫杜弘？”

“杜弘？不，他名皎，字天磊。自家姐逝世后，他便浪迹天涯，下落不明。”

“他是不是会武艺？我认识一个姓杜名弘字天磊的人，说说他的相貌，不可有误。”

“是的，他会武艺，能用制钱射中三丈外的缕蚁，但他雅好音律，才华绝世。”

“天啊！他……”

“他的剑术弓马无不精纯。”

虬须贼扶起盛永达，沉声道：“阁下，你认识银汉孤星吗？”

门外突传来一声冷笑，有人说：“他不会认识银汉孤星，你该问我。”

二贼大骇，贼首扭身射出亮银镖。

门口不知何时站着两位美如天仙的少女。当门而立的少女白衣白裙，佩了长剑，罗袖一拂，三枚亮银镖无形无踪，冷笑道：“追魂三星姓包的，你浪得虚名。”